



## 德国教师的幸福生活

名家走笔

◎夏真

省教育厅来了份通知,要我们学校派名干部出访德国考察教育情况。头儿将这件好事派给了我。出乎意料的是它还真的让我们老老实实在地坐着学了15天。原因很简单,这次是德国汉斯·赛德尔基金会出钱,一切计划都是老外制订的,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可不许你做调皮学生。我们一行8个人就牢牢地钉在了德国的一个小镇——迪林根,在德文中,它的第一个字母与“德国最可爱”一致,于是,它又被人们称为是德国最可爱的地方。这里是巴伐利亚州有名的教师校长培训基地。用我们的话来说,是个对外的教育窗口,每年有30来批来自各个国家的专家至此学习。

印象最深的是德国教师的幸福生活。

这是海林教授告诉我们的。汉斯基金会派他负责接待我们这支小分队。海林教授是我见到过的最有魅力的德国人,高大、健壮、满头银发,有着一双锐利的眼睛,当他说话的时候这双眼睛会放出电光,而当 he 面对你时,又笑意弥漫。海林是德国的功勋教师,也是巴州的功勋教师,现在是汉斯基金会顾问。他说,在德国,教师地位很高,一旦考上就是终身制,而且是公务员。全世界教师待遇最高的是瑞士,第二把交椅就数德国了。举例说,他们的一个主体学校的小学教师,也就是最低等级的教师,年薪是近4万欧元。一个完全中学(相当于我们的重点中学)教师的年薪是5万欧元。与工资相比,他们的物价比我们要低。譬如说,一件高档羽绒服,他们只要45欧元,我们则要上千元。

然而他们的工资虽然高,却也有不合理的地方。譬如说,教师从进去的第一天开始到65岁退休,工资不变。你想变的话,唯一的办法是考校长,或者进入比你所在的学校高一级的学校。所以老教师的工作态度成为普遍问题。于是聪明的德国人也开始学习中国,譬如评先进,评上的人由教育局发给奖金。数字虽然很小,但这可是荣誉啊!为了这个称号,许多人还是蛮拼的。

德国教师最让人羡慕的是有很大的自由度,一个教师一旦就职,政府不能再解聘他,而他却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。我们听过一个40多岁的小学女教师的课,她叫维波。她说她生孩子时停课了,现在刚恢复上班不久。因为她有4个孩子,在德国找保姆很贵,她宁愿选择亲自照管他们。这一停就是11年,现在孩子长大了她才再来上班,但她向学校提出,只能承担很少的课时,因为她有2个孩子还小,需要她照顾。

发给她的钱可是不能少的!少了她有权起诉

◎毛汉民

居室阳台的防盗窗,向外伸出去五六十厘米,上面放着一盆花期早过的兰花、一盆仙人掌、一盆仙人球以及两盆叫不出名儿的花草。自从我成为它们的主人以后,好像没见它们开出过像样的花儿。

当初,刚搬来这里的时候,房子的旧主人嫌带走麻烦,慷慨地把它们送给了我。白白捡了这宝贝,那份心情可以想见。开始一阵子,至少一天浇一次水,有事没事都会跑去看看它们,渐渐地,发觉这些花草似乎都活得很吃力,不管我怎样殷勤侍候,总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我想不出什么道理,看来养花也需要一点技术,对于花草,老实说,我一向是只能欣赏,不懂弄弄的。

后来,儿子的爷爷来家里小住。爷孙俩也献了好几天的殷勤,眼见没有什么起色,日子一久,终于大家都淡忘了它们。

一天,大雨,站在阳台看雨景。发觉雨水怎么都淋不到花草放的地方,脑子里好像念头一闪。于是动手将它们向外移,紧贴外边的栅栏,这样虽然

你!——海林教授特意向我们补充了这至关重要的一句。

一个教师每周的工作量并不轻,但安排很紧凑,一天只要上半天班,下午基本没事。正因为上半天班,所以教师都没有办公室与办公桌,不像我们,强调空间私人化。不管你来不来校,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总是虚席以待。上课的半天时间里,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,学生们到大厅里席地而坐,教师就都到大休息室休息,喝咖啡吃点心。每个人都会带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德国人很幽默,认为首先要对胃好,才能对别人好。他们也设班主任。班主任却没有班主任费,义务的,唯一的好处是校长允许他们听报告时可以不记笔记。

德国的班级都不大,28个人算是很大的班级了。一般都只有10来个,我们去听课的班级最少的只有7个学生。他们并不将外国人来听课搞得很紧张,你很随意地走进去就是。他们也很放松,老师脸带微笑坐着晃悠着两条腿,教室一角放着小点心,他会随时走过去拿一块塞在嘴里。当然,如果学生需要也可以上去拿。在听的课中,有的教师上得好,有的教师则远远比不上我们的一些中小学教师。德国人也并不在意,我为此问过海林教授,他说,我希望你们能了解一个真实的德国。

他们的校长倒是很辛苦的,他总是将自己看作一个服务者。我们看到的几个校长室都很简单,其中有一个校长站在他的办公室的长条桌前接待我们,那模样像极了酒吧接待人员——他就这样手中拿着一张纸说着对我们一天参观的安排,在中国,这种事可都是由办公室主任做的。一个学校一般只有1名副校长、1名秘书,额度都是教育局规定的,因此,许多事,包括接待,包括排课,包括放学后关门,校长都得自己亲历亲为。

曾经有一个校长对我们说过他的时间表:每天,教师8点30分到校,校长7点钟就要到了,如果有教师生病请假,他要找好代课教师——没有教务主任帮他,所有的课表都挂在他的办公室的墙上。下午教师都走了,他要工作到4点,最后还要把门摸一遍,锁好。晚上,还必须以学校的名义参加各种社会活动。每个星期天,他还要到学校来1个小时,做好下星期的计划,将它贴在墙上,让所有的教师都知道。德国的校长们特别重视对话,一个好校长必须留出不少时间与同事、与家长对话。教师也会主动找上门来。看来,他们虽然没有党委书记,这思想工作还是做得挺细的。

那个校长是个充满思想充满激情的人,海林教授认为,再过几年,他很有可能会被提升为教育局长。

不如在室外,多少可以淋到一些雨水,平日里阳光是不缺的。这样也算是有限度地让它们回归自然了。

几天以后,当我再次看到它们,这些花草竟已完全变了模样,原来那种半死不活的样子已然不见,好像一个个都从睡梦中苏醒过来,伸手展腿,精神抖擞,终于显示出它们应有的生命力!

也就相差这么十来厘米的距离,也就这么几滴水,几缕阳光,这些花草便起死回生。我不禁有些感慨,花草之类,毕竟是属于大自然的,它们不属于我们任何人,如果我们不顺应它们的需要,只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栽种,实际上是对花草的禁锢。可怜花草不会出声,否则我们将会听到怎样凄惨的诉求!

“山水花竹,无恒主人,得闲便是主人。”忽然想到《浮生六记》中的半联对子。是的,我们爱好花草何必一定得栽之盆罐,围之园圃,藏之庭院呢?只要我们有那份优雅闲适的心境,只要我们愿意,整个大自然都可以是我们绚丽多彩的花园。否则的话,纷繁匆忙的我们,纵然拥有满园春色又有何用?

## 人生如逆旅

思考者

总第5879期

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 摄影 斯迈

◎高雅歌

阿兰·德波顿《旅行的艺术》里,提到了对旅行的期待——于斯曼小说中那位衰朽厌世的贵族,在即将踏上旅程(他曾强烈期待并予以细致的幻想)的最后一刻,忽然厌倦,作了放弃,他想象即将到来的旅程是如何的无聊和乏味。他问自己,如果真到了旅行目的地,“除了新的失望,还能期待什么?”

生活即是旅行,旅行即是生活,“除了新的失望,还能期待什么?”这种失望源自何处?我们又期待什么?也许我们期待的并不是美景、不是旅行,而是期待在全新的既真且善且美的外界助力下,来一场自我否定、自我革新,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。我们的失望就源自于这种对真对善对美的天人合一的过分期待。我们期待的那个想象的世界是一部经过精心剪辑的电影,无论是悲剧喜剧,它都具有美感;而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是一团冗长的主题杂乱的录像,其中偶尔会有几个精彩片段,但都湮没在一大堆琐屑和不知所云的流水镜头中,转瞬即逝。

所以,面对旅行,面对生活,人可以有两种选择:其一,走进想象,置身其中,亲历亲睹亲闻,在一次次虚实的比对和校正中,捕捉和体会现实给予的微妙欣喜或是失望;其二,永远不将想象变为现实,让那个不可言及的美在自己的心里成为永恒,永不失望。两种选择没有对错,做出选择的人都达到了自己内心的平衡。

我的选择永远是第一个,我不怕美丽的想象变成不过如此的失望,我只怕错过更真实的欣喜。无论置身何处,明信片那般美丽的风景和童话里那样的真与善都是次要的,最珍贵的是在某时某地,你忽然触到自己的心,并且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心与天地互通,做着无声的交流。当古道西风瘦马落在你的视线里,那种地阔天长、不知归路的心情怎能不暮然而起?一个大大的问号从你心里漫出,伫立在天地间。逝者如斯,而古今相同,原来屈原的天问一直就在那里,绵亘在天地间,在世世代代你我的心里;当你远离城市喧嚣,在灯昏人稀的大山深处静静体会鸟无声兮山寂寂,夜正长兮风淅淅,你会发现最原始的大自然里最能寻回自己的初心;当你用一个异乡人的眼光远眺异乡街角,看着它如何在落日余晖里渐渐消隐,又如何霓虹灯下伪饰重生,你会默默驻足心潮起伏,心里滋长起马戏团里小丑那样伟大的勇气。

用心去行万里路,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不再拘囿于无形的牢笼之中,心里的茧化成飞蝶——我们曾以为是痛苦的这场人生放逐,其实是一场用心良苦的救赎。



## 养花杂记

绿生活